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内在机理与策略选择

余泳泽 朱子政 刘笑笑

摘 要: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立足于供需两侧,基于要素市场分割与商品市场分割两个维度探讨了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现实约束。在要素市场层面,劳动力要素市场分割减弱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资本要素市场分割不利于新质生产力的资本高效配置,数据要素市场分割弱化数据乘数效应,技术要素市场分割易使技术扩散传播受阻;在商品市场层面,多质量体系并行掣肘技术价值沉淀,技术标准分化牵制创新链上下游技术协同,消费服务断层引致供需良性互动失衡。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应以构建现代市场体制机制实现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以创新链全链条驱动达成价值高效分配,以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推进技术流通迁移无缝衔接,以市场信号有效识别促进创新需求动能充分释放。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全国统一大市场;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

中图分类号:F12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543(2025)05-0060-18

针对后发国家技术追赶中遭遇的“创新锁定”——工业化进程后期因技术模仿路径依赖引致的创新“大而不强”现象^[1],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2]的重要观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要求“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3]。这一技术—制度共生演化路径有利于加速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从“技术跟随者”向“范式引领者”的跃迁。但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涉及技术革命性突破和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难题,还迫切要求实现生产要素创新

性配置,推动技术扩散普及。在要素配置维度,地方锦标赛体制催生的市场分割刚性^[4]引致要素市场两大摩擦:一是行政壁垒限制要素的自由流动,引致区域资源配置扭曲加剧^[5],创新要素呈现省域“碎片化”集聚态势。二是地方准入规则差异显著增加交易成本,其中企业跨省并购的成本溢价主要源于准入壁垒诱发的合规风险和协调成本,这些非生产性支出挤占了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在技术扩散维度,商品市场缺乏完善的标准和计量体系,标准体系的“蜂窝状”分布对协同创新造成阻碍,如省级数据接口标准的高差异度致使全国性技术扩散效率损失^[6]。这些制度非中性现象实质是生产关系滞后于生产力发展的具象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环境目标约束下的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20&ZD089);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社会失信的空间传染效应与创新知识溢出:量化识别、机制分析与传染路径”(42471190)。

作者简介:余泳泽,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朱子政,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博士研究生,刘笑笑,南京财经大学国际经贸学院硕士研究生。

化,引致技术创新陷入“索洛悖论”困局,技术进步未能有效转化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面对美方的“疯狂关税”政策,积极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显得尤为重要。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实质是通过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协同改革,构建起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驱动机制。以基础性规则的重构打通“技术—产业—市场”的传导阻滞,使生产关系的制度势能转化为新质生产力的动能跃迁。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助于破除地方保护主义、行政性壁垒、市场分割等障碍掣肘^[7],建立市场准入、产权保护和交易、数据流通、社会信用等方面的基础性制度,打通制约国内大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和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更多环节顺畅流动,进一步充分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立足新时代新征程,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否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来源和可靠支柱?在供需两侧同时发力的过程中,全国统一大市场何以从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两个维度打通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堵点?“十五五”时期如何更好地依托国内大市场高质量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让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更有成效?分析这些问题,既能从更深刻的视角认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价值,又能厘清疏通各环节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约束和突破重点。

一、统一大市场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现实约束

当前,学术界已对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理论逻辑框架^[8]、历史演变进程^[9]以及现实实践路径^[10]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探究和剖析。立足于全国统一大市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困境本质上是市场制度演进滞后于技术—经济范式变革的结果。这一困局的诱因并非单一要素的孤立失灵,而是要素配置与市场治理的系统性矛盾。更值得警惕的是,要素市场与商品市场的协同失灵,使得熊彼特式“创造性破坏”^[11]的“正外部性”

被地方利益壁垒内化,引致“再创新”失效。

(一)要素市场分割削弱创新要素跨域供给,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依赖于要素市场的动态配置,但我国要素市场长期存在的制度性分割和结构性扭曲,导致出现“市场割裂—要素错配—创新抑制”的矛盾。下文从劳动力、资本、数据、技术视角,揭示要素市场分割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表征。

1.劳动力要素市场分割减弱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

第一,劳动力市场的行政性分割引致人力资本升级的三重“脱链”风险。一是户籍壁垒下的身份“脱链”。公共服务属地化管理将农民工群体困在“半城市化”状态^[12],抑制其技能投资意愿和职业上升通道。二是区域分割下的空间“脱链”。社保体系衔接不畅与地方保护主义抬高跨区域流动成本,阻碍技术经验的空间扩散^[13]。三是体制内外分割下的机会“脱链”。事业单位编制、职称评定等制度固化高端人才流动,削弱民营企业技术吸收能力。这种多维度制度分割容易导致高技能劳动力供给不足,难以支撑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储备。

第二,职业教育和产业需求之间的“代际脱节”产生技能供需错配。一方面,教育内容迭代迟滞。职业院校课程设置未能及时响应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技术范式变革,传统机械操作培训与“人机协同”“数据解析”等复合技能需求形成能力断层^[14]。另一方面,社会认知与市场信号存在部分偏差。“重学历轻技能”观念诱发部分技能型人才缺失^[15],而企业因短期用工成本压力压缩员工培训投入,进一步固化低技能就业结构。这种双向脱节可能使劳动力市场出现“教育引致产业滞后,产业倒逼教育失效”的现象,抑制生产系统的技术适应性升级。

第三,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端正经历“数量缩减”和“质量下降”的双重冲击。在数量维度,老龄

化加速削弱传统要素红利^[16]。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迫使企业加快自动化替代,但低技能劳动者难以适应智能设备运维等新岗位要求,促成“机器换人”与“技能真空”并存。在质量维度,代际更迭引发价值观念冲突。年轻劳动力对灵活就业、工作自主性的偏好与传统制造业刚性管理模式的矛盾日益凸显,加剧了高技能人才供给的不稳定性。与此同时,高龄劳动者再技能化受阻,企业因培训收益外部化风险减少对45岁以上员工的技能投资,造成人力资本存量贬值的隐性损耗。这种结构性转型压力放大了劳动力要素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适配摩擦,倒逼生产组织方式和技术应用路径的深层变革。

2. 资本要素市场分割不利于新质生产力的资本高效配置

第一,传统金融市场的资本短视和风险定价机制扭曲抑制原创性技术突破。一是期限错配效应。传统金融机构依赖抵押品和现金流贴现的评估逻辑,与硬科技企业轻资产、长周期的特征产生冲突。银行信贷偏好成熟的产业项目,迫使科创企业压缩基础研究投入,转向短期可商业化的改良性技术,引致“研发投入泡沫化”“核心技术空心化”等问题。私募股权基金5—7年的存续期设计难以覆盖半导体、生物医药等领域10年以上的技术成熟周期,资本方为规避风险转向商业化明确的后期项目,造成创新链前端的“资本荒漠”^[17]。二是风险定价机制扭曲创新激励。资本市场对技术风险定价缺乏动态调整能力,早期技术项目面临超额风险溢价^[18]。投资者要求科创企业提供固定资产担保或对赌协议,将技术不确定性转化为企业债务压力,构成“融资即负债”的畸形激励。这种风险转嫁机制迫使企业缩短研发周期、追求短期技术变现,将研发活动异化为“负债驱动型”投机行为,削减了颠覆性创新的试错空间和迭代能力。

第二,地方政府引导的资金错配与区域市

场分割造成规模效应耗散。一方面,政府引导基金“目标漂移”。地方政府为追求GDP增速和税收增长,将产业引导基金异化为招商引资工具^[19]。资金大量投向具备快速产能扩张能力的成熟技术领域,而非“卡脖子”技术的基础研发。政策性资本的行政化配置影响产业链上下游协同,诱发低水平重复建设。另一方面,区域市场分割阻碍要素整合。地方财政通过税收返还、土地优惠等隐性补贴制造“政策洼地”,诱导资本在行政边界内闭环流动,催生“诸侯经济”^[20]。

第三,数字资产价值量化失能叠加技术民族主义阻碍技术跃迁。其一,工业文明估值范式与数字技术脱节。资本市场沿用市盈率、市净率等工业经济时代的估值工具,难以量化数据资产、专利组合等新型生产要素的价值^[21]。人工智能企业的算法模型等无形资产缺乏标准化定价机制,导致一二级市场的估值断层。无形资产评估标准缺失加剧资本错配,人工智能算法、生物医药管线等前沿领域面临“技术价值折价”困境。其二,技术民族主义致使全球创新网络脱嵌。技术民族主义抬头加剧跨境投资审查,半导体、量子计算等领域的外资准入限制演变为“资本隔离墙”。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案》要求接受补贴企业十年内不得在中国扩大产能,迫使跨国资本在技术安全与市场利益之间“选边站队”。这种地缘政治约束破坏了全球创新网络,抬高了技术迭代成本。

3. 数据要素市场分割弱化数据乘数效应

第一,数据产权界定模糊和利益分配机制缺失引致“流通僵局”。一是产权界定模糊妨碍要素市场化。数据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缺乏法律层面的清晰界定^[22],公共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的权属边界存在争议。公共部门因安全顾虑过度限制数据开放,企业间数据交易因权责不明陷入“囚徒困境”,个人数据滥用风险加剧社会信任危机。这种产权模糊性导致数据资源长期滞留于“灰色地带”,规模化流通市场难以建立。

二是利益分配机制缺失阻碍协同创新。数据要素的跨界融合特性要求多元主体共享收益,但现行制度缺乏合理的价值分配规则。平台企业凭借技术优势垄断数据资源,中小创新主体面临“数据饥饿”,产学研协作因数据壁垒难以实现技术扩散。数据红利向头部企业过度集中,削弱新质生产力所需的分布式创新生态。

第二,异构数据整合的技术壁垒和动态定价机制缺失阻碍数据要素的高效配置。一方面,异构数据整合带来技术瓶颈。数据格式、接口协议、质量标准的行业差异催生“数据烟囱”,跨领域数据融合需耗费高昂的清洗成本^[23]。工业领域设备通信协议碎片化、医疗影像数据标注规则不统一等现象,大幅降低多源数据协同应用效率,制约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精度和泛化能力。另一方面,定价机制缺失扭曲资源配置。数据价值受场景、时效、质量等多维度影响,数据市场缺乏动态定价工具。传统成本法难以量化数据的外部性收益,导致交易双方议价成本高筑。政务数据无偿开放与企业数据高价垄断共存,数据要素难以通过价格信号实现最优配置,阻碍其在智能制造、精准医疗等场景的深度渗透。

第三,隐私保护与数据开发的治理内耗和跨境流动壁垒引发的全球创新链分裂交织滞缓技术更新速率。一方面,隐私保护与数据开发存在治理冲突。《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等强化了隐私权保障,但合规成本陡增制约了数据挖掘能力提升。去标识化技术造成数据效用衰减,生物特征、时空轨迹等高价值敏感数据的开发利用陷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局面^[24]。安全与效率的博弈延缓了数据驱动的技术升级速度。另一方面,跨境流动壁垒分裂全球创新链。地缘政治加剧数据主权争夺,关键领域数据本地化存储要求离散跨国研发协作。智能汽车全球路测数据、多中心临床试验数据等因跨境传输限制难以高效整合,抬高了技术研发成本,并迟滞了

创新周期。

4.技术要素市场分割易使技术扩散传播受阻

第一,技术要素市场面临权属分割僵化和交易成本高企的双重壁垒,引致创新成果转化滞缓。其一,科技成果权属分割复杂化。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的“职务发明”产权分配规则不够清晰,引致科研人员、机构和资本方的利益冲突。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技术资产的评估和流转受制于行政监管壁垒,市场化交易动力不足。例如,部分高校因担心国有资产流失风险,限制专利作价入股或跨境许可,造成大量技术成果“沉睡”^[25]。其二,技术交易成本高企抑制流动性。技术要素的非标准化特征加大交易摩擦,需求匹配、价值评估、合同执行均需高昂的中介成本。技术合同纠纷频发进一步削弱市场信任,中小企业因法律风险规避而倾向于内部研发,阻碍了技术扩散和协同创新。

第二,科研评价行政化与产业组织刚性的双重约束,引致技术转化链条断裂与“技术悬浮”困境。一方面,研发导向与市场需求错配。科研评价体系偏重论文、专利数量,忽视技术成熟度和产业化适配性。大量实验室技术停留在原理验证阶段,难以跨越“死亡之谷”进入工程化开发阶段^[26]。前沿领域论文转化率不足,产学研协作因利益分配机制缺失陷入“重立项、轻转化”怪圈。另一方面,技术迭代速度与产业吸收能力失衡。新兴技术的颠覆性创新周期缩短,但传统产业技术适配能力滞后。制造业企业受制于固定资产沉没成本和人才结构刚性,难以快速重构生产线适配新技术,促成“技术悬浮”现象——先进技术难以有效嵌入现有生产。

第三,技术标准壁垒与开源治理失序引致基础创新阻滞。一是技术标准竞争加剧市场碎片化。各国通过技术标准设定构筑产业护城河,5G、人工智能算法等领域产生“标准孤岛”。企业被迫开发多版本技术方案,研发资源分散化削弱规模经济效应。标准话语权争夺更衍生“技术武

器化”风险,典型如半导体设备的出口管制与技术断供^[27]。二是开源技术生态的治理危机。开源社区面临知识产权与贡献者权益保障缺失的挑战。企业过度攫取开源技术商业价值却反哺不足,导致关键底层技术的可持续创新动力衰减。开源协议的地缘政治化进一步破坏了全球技术协作网络。

(二)商品市场分割延缓市场需求响应,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商品市场的高效流通,然而我国商品市场长期存在的区域壁垒、标准异化与行政干预,诱发了“市场壁垒—流通阻滞—创新动能衰减”的困境。下文从质量体系、技术标准、消费服务三个角度,论述商品市场分割阻碍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具体表征。

1.多质量体系并行掣肘技术价值沉淀

第一,制度性成本攀升侵蚀研发资源。在商品市场分割背景下,区域间质量认证、检测和追溯体系的分立迫使企业为满足不同市场的准入要求,投入大量非生产性资源进行重复性合规操作^[28]。这不仅会直接抬高技术创新的经济门槛,更会通过行政程序的冗杂性延长产品验证周期,导致技术迭代效率大幅下降。当企业将研发预算分割用于适配多元质量规范时,其核心技术的攻关投入必然被稀释,尤其是对研发密集型产业而言,这种资源耗散会直接削弱技术积累的连续性。不仅如此,质量体系的区域壁垒会形成一种“隐性税负”,对中小企业构成非对称压制。其有限的资金和人力在应对多套质量规则时捉襟见肘,最终被迫放弃跨区域技术扩散,深陷低水平技术锁定。

第二,异质性监管扭曲技术演进路径。地方保护主义驱动的质量监管分化,实质上是将技术创新的价值评估标准从市场需求导向置换为行政规则导向。当区域间质量指标存在显著差异时,企业为最大化市场准入范围,不得不采取“技术适配优先于技术突破”的策略,将研发重心转

向对既有技术的局部改良而非系统性升级。在这种“政策套利”导向下,技术创新逐渐偏离提升产品竞争力的本质目标,转而沦为应对行政壁垒的工具^[29]。更危险的是,区域间质量标准的“逐底竞争”倾向,例如通过降低环保或安全门槛吸引投资,可能引发劣质技术逆向淘汰优质技术的市场扭曲。这不仅促成行业整体技术路线趋向保守,更使得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颠覆性创新失去生存土壤,最终造成低端技术扩张、高端创新萎缩。

第三,价值认同错位钝化市场激励。质量评价体系的区域割裂,破坏了技术创新价值的统一度量衡,使得消费者难以跨区域识别技术创新的真实效用。当同类产品在不同市场被赋予差异化的质量等级时,企业很难通过稳定的质量信号建立品牌声誉,技术创新溢价的空间被压缩。这种市场价值传递机制的断裂,会削弱企业投入高风险研发的经济激励,尤其对需要长期验证的突破性技术而言,其商业化前景因市场分割变得高度不确定。此外,质量体系的碎片化还阻碍了技术扩散的“学习效应”^[30]。企业难以通过跨区域市场反馈获得技术改进的完整信息,导致创新停留在实验室阶段而难以更新迭代。当技术创新的市场验证机制失灵时,新质生产力发展便丧失了最根本的自我强化动力。

2.技术标准分化牵制创新链上下游技术协同

第一,技术研发路径分化削弱创新合力。商品市场分割下的技术标准区域化差异,直接导致企业技术研发方向不一致。当不同地区对同类技术设定差异化准入标准时,企业为满足多区域市场要求,不得不将研发资源分散投入多个技术分支的适配性改进。这种“一地一策”的技术研发模式,不仅造成重复性投入的资源浪费,而且使得核心技术突破所需的长期专注被忽视。尤其在新兴技术领域,地方标准的各自为政容易催生技术路线的“诸侯割据”,诱发新兴产业出现“技

术孤岛化”现象。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技术标准分化使得跨区域产学研协作失去统一框架。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难以转化为通用性技术方案,企业间技术合作也因标准接口不兼容而效率大降。这种研发路径的分化,本质上瓦解了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转化”创新链协同机制^[31]。

第二,产业链协同梗阻抑制规模效应释放。技术标准的区域分化违背了产业链上下游的技术协同逻辑。当零部件、生产设备、数据接口等环节的技术规范在不同市场存在显著差异时,跨区域产业链分工体系被迫向区域内收缩。例如,新能源汽车的电池规格标准若与其他区域不兼容,将直接引致上游材料供应商难以实现规模化生产,下游整车企业也难以通过跨区域采购优化成本。这种技术接口的区域化特征,不仅抬高了全产业链的适配成本,而且使得技术创新成果的扩散半径被行政边界所限制。更严重的是,标准分化强化了地方产业链的闭环倾向。企业为避免跨区域协作的技术摩擦,倾向于在本地构建全产业链配套,引致重复建设和产能过剩,而真正具有技术优势的企业因标准壁垒难以扩大市场份额。这种产业链的“低水平均衡”状态,使得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的专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双重优势同步流失。

第三,市场反馈机制不畅通干扰创新方向。技术标准分化通过阻隔市场需求信号的传导通道,破坏技术创新和市场验证的良性互动。当同一技术产品在不同区域面临差异化的合规性评价时,企业接收的市场反馈信息必然包含大量由行政规则扭曲的“噪声”。这种“噪声”使得企业准确识别技术改进的真实方向十分困难,被迫将研发资源投向“符合A地标准但偏离B地需求”的妥协性方案。例如,工业互联网平台的区域数据格式标准差异,可能导致企业开发出多个互不兼容的数据处理模块,而非集中力量攻克具有普适性的核心算法。更深层次的危机在于,标准分化

会诱导企业形成投机思维:与其投入高风险的基础技术创新,不如通过技术参数的局部调整迎合地方标准以获取短期收益。这种创新导向的异化,使得新质生产力的技术演进逐渐偏离市场需求牵引和科技规律驱动的本质轨道,陷入研发投入内卷化和技术价值空心化。

3. 消费服务断层引致供需良性互动失衡

第一,需求信号失真弱化创新靶向性。商品市场分割衍生的区域性消费服务断层,引致市场需求信号的系统性失真。当消费数据采集、用户画像建模、需求反馈传导等服务体系在不同区域呈现规则和技术异质性时,企业难以通过跨市场消费行为分析捕捉真实、连贯的需求演变趋势。例如,A区域的个性化定制服务数据与B区域的标准化消费标签因统计口径或技术协议差异无法互通,企业便无法识别消费升级中的共性痛点和潜在创新方向。这种需求信号的碎片化使得企业技术研发偏离市场需求的核心靶点。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消费服务断层违背了“需求洞察—技术研发—市场验证”的机理,最终导致技术创新与真实市场需求的结构性错配^[32]。

第二,服务网络割裂稀释市场扩张动能。消费服务体系的区域化断层,使得新质生产力技术成果的市场化应用场景推广受阻。当物流配送、售后服务、数字平台接入等消费支撑网络在不同区域存在技术标准、准入规则或基础设施的显著差异时,新技术产品的跨区域推广面临“二次适配”成本。例如,智能家居企业若需在多个区域部署差异化的物联网协议适配模块,其技术研发重心便从提升产品核心性能转向应对区域性服务规则,创新投入产出效率持续衰减。这种服务网络的区域特征不仅抬高了新技术产品的市场渗透成本,更迫使企业将有限的创新资源用于构建区域专属服务体系,而非攻克核心技术瓶颈。当技术创新成果的市场辐射半径被行政边界压缩时,技术优势就不能转换为持续的市场竞争

优势。

第三,服务创新滞后固化低端供需均衡。消费服务断层通过行政规则固化区域性服务供给模式,抑制服务业态和商业模式的迭代升级。地方政府为维护本地市场秩序,往往通过准入许可、服务资质认定等工具强化区域性服务体系的闭环运行,导致大数据分析、智能客服、共享经济等新型服务技术难以跨区域整合应用。例如,跨区域用户行为数据的流通壁垒使得企业无法构建全域消费者画像,基于人工智能的需求预测模型因数据不互通丧失精准性。这种服务创新的区域性锁闭,不仅会阻碍新技术对传统服务模式的改造升级,更使得低效、同质化的服务供给在行政保护下持续占据市场主导地位。当服务供给端无法通过技术创新释放更高阶需求时,技术创新与消费升级就会失联。

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机理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打通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的“制度断头路”,重构要素配置和商品流通机制,用统一规则重塑要素流动的“高速公路网”,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系统性动能。

(一)统一要素市场助力创新要素适配性供给,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1.统一劳动力要素市场加速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

第一,从行政性分割到流动性释放消解。行政性分割的消解通过流动性释放和权益均质化,增强人力资本积累的时空连续性,将“分散的个体技能”变为“连续的系统性知识网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专业化人力资本储备。其一,身份壁垒破除与技能积累跨期化。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公共服务均等化与身份去依附化,将劳动者从“身份载体”还原为“技能载体”。人力资本投资从“属地化短期博弈”转向“跨期化终身积累”,技能溢价可突破行政边界,激活专业化能力

提升的内生动力。其二,区域协同与隐性知识网络效应。统一大市场通过技能认证互认与技术协作平台标准化,构建跨区域人力资本网络。劳动者流动携带的隐性知识通过“干中学”网络实现跨域扩散,建立“流动即增值”的资源配置机制^[33]。区域间技能互补性增强,人力资本从“地方性资产”转为“国家战略性资源池”。

第二,从技能代际鸿沟到供需动态匹配弥合。供需动态化通过缩短技能迭代周期和重塑市场信号机制,将劳动力市场的“静态错配”转化为“动态预适应”,人力资本从“被动适配者”升维为“技术范式共塑者”。一是教育—产业反馈链的变革。劳动力要素市场一体化通过需求信号直通机制和供给弹性增强机制,缩短教育响应和产业升级的时滞。劳动力市场实时反馈技术变革方向,驱动教育体系从“学科本位”转向“能力本位”,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整体性优化。二是技能定价与社会认知校准。统一大市场通过技能梯度定价体系和社会评价体系重构,将技术价值显性化为可量化的市场信号。技能溢价从“隐性经验”转为“显性资产”,倒逼企业用工偏好从“成本控制”转向“技能溢价捕获”,破解低技能均衡。

第三,从人口结构转型压力到人力资本弹性调整化解。人力资本弹性调整通过技能再定价与组织模式创新,将人口结构转型的“刚性压力”转化为“代际协同红利”,实现“机器换人”和“技能育人”的动态平衡。一方面是高龄劳动者技能存量的再激活。统一大市场通过技能银行制度与非标就业价值评估体系,将工作经验、非正式培训成果变为可积累、可兑换的“技能积分”。高龄劳动者的经验资产通过标准化认证实现跨代际传递,激发“经验—创新”的协同效应,延长人力资本的技术吸收窗口期。另一方面是代际价值观冲突的弹性兼容。统一大市场通过就业形态估值体系和组织模式创新,构建“刚性产能—弹性人力”的耦合结构。年轻劳动力的创新偏好

可转化为技术微创新的触发因子,代际冲突从“管理成本”变为“创新弹性”。

2.统一资本要素市场有利于新质生产力的资本高效配置

第一,从资本跨期错配到风险共担机制。统一资本要素市场的核心功能在于突破资本要素的时空约束和风险错配,重塑技术创新的全周期资本支持体系。通过构建跨区域、跨层级的资本流动网络,统一资本要素市场能够将分散的短期资本变为适配技术长周期特征的“耐心资本池”。市场统一性通过标准化交易规则和风险对冲工具,降低跨期投资的信息摩擦和退出风险,引导金融机构突破传统抵押品评估框架,转向以技术路线可行性、知识产权价值为核心的风险定价模型。同时,统一资本要素市场的规模效应可激活多层次资本协同机制。银行信贷聚焦技术产业化阶段的现金流管理,股权资本深耕基础研究阶段的长期价值培育,政策性资本则通过风险补偿机制弥合创新链关键环节的融资缺口。这种“风险分层共担—资本接力传导”的机制设计,本质上打破了“短期资本套牢长期技术”的负向循环,使资本要素回归技术创新的周期性规律。

第二,从资本配置的行政扭曲到资本要素的跨区域重组。统一资本要素市场通过消除地方保护主义衍生的资本配置壁垒,转换技术创新的要素聚合逻辑。当区域间税收竞争、财政补贴等行政干预工具被统一市场规则替代时,资本流动将突破行政边界的“引力陷阱”,转向技术比较优势主导的配置路径。市场统一性通过避开“政策洼地—资本虹吸”的干扰,迫使地方政府从“比拼政策优惠”转向“竞争创新生态”,进而形成“技术导向型”资本配置新范式。更深层次的变革动力源于跨区域产业链协同。统一市场催生的技术标准互认和产业分工整合,倒逼资本从低水平重复建设转向产业链关键环节的集约投入。这种空间重构机制不仅会消解“一省一链”的资本碎片化困局^[34],更通过资本要素的跨区域重组,

释放技术创新的网络效应和规模经济红利。

第三,从传统估值范式到创新技术价值发现和全球化定价体系。统一资本要素市场通过塑造技术要素的标准化估值框架,破解传统估值范式与数字技术革命的深层次矛盾。市场统一性要求建立覆盖数据资产、专利组合、技术路权的价值量化体系,其理论内核是推动资本定价机制从“实体资产锚定”转向“未来技术收益贴现”。这一变革包含双重逻辑:一是技术资产的跨市场流动性提升,使得人工智能算法、生物医药管线等无形资产通过统一交易平台实现价值重估;二是跨境资本流动障碍的破除,促使技术估值体系兼容全球创新网络的动态价值信号。更重要的是,统一大市场通过扩大技术要素的配置半径,能够对冲技术民族主义引发的“估值分离”。资本在更广阔市场空间中识别技术替代路径和协同价值,从而弱化地缘政治对技术定价的单向干扰,实质是让资本市场从“被动适应技术”转变为“主动定义技术未来价值”。

3.统一数据要素市场发挥数据乘数效应

第一,从权属模糊到流通激励的规则重置。统一数据要素市场通过分层确权和利益共享规则革新数据要素的流通秩序。基于公共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的权责利分层切割,构建法律层面清晰的产权归属框架,明确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的动态分割边界,化解因权属争议引致的“囚徒困境”。同时,设计利益共享机制平衡多元主体诉求,以契约化分配规则替代垄断性数据囤积,推动数据红利从头部企业集中转向分布式创新生态共享,激活中小主体参与技术协同的积极性。通过制度性确权和市场化分配的双重牵引,将数据资源的“制度模糊性耗散”变为“流通激励性增益”,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高流动性、低摩擦的数据要素供给基底。

第二,从异构割裂到全域渗透的效率跃迁。统一数据要素市场通过构建标准化互认体系和场景化定价模型,破解技术异构性摩擦与价值计

量失准的深层次矛盾。通过统一数据格式、接口协议和质量认证标准,打破行业间“数据语言”的互斥壁垒,减少跨域融合的清洗成本和技术损耗,推动多源数据在智能制造、精准医疗等场景的无缝衔接。同时,建立动态定价机制量化数据的场景价值、时效溢价和外部性收益,以市场信号引导数据要素向高附加值领域流动。这一逻辑通过技术标准的全域协同和价值计量的精准适配,将“分散式技术孤岛”升级为“全域渗透型要素网络”,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高精度、高弹性的数据配置动能。

第三,从治理内耗到主权可控的弹性协同。统一数据要素市场通过建立隐私增强技术和主权分级流动规则,重塑数据开发与安全治理的均衡框架。通过去标识化算法的优化和差分隐私技术的嵌入,在保障敏感数据安全性的前提下最大化其效用价值,破解“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治理困局。同时,基于数据主权分级分类原则,设计跨境数据流动的负面清单和安全评估机制,在关键领域主权可控的基础上,允许研发类数据通过“数据保税区”等规则创新实现跨国协作。这一逻辑通过安全和效率的再平衡,将“零和博弈”转化为“弹性共生”,既规避全球创新链的硬性分割,又为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的技术迭代提供跨境数据协同的合规通道,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全球化、持久化的数据创新势能。

4.统一技术要素市场促进技术进一步扩散

第一,从权属僵化到流通赋能的制度性突破。统一技术要素市场以产权明晰化和交易市场化为双轮驱动,变更技术要素的流通规则。通过法律层面的权属分割框架,明确职务发明、国有技术资产等混合产权中科研人员、机构、资本方的权益边界,破解因行政监管僵化引致的“沉睡专利”困局。同时,构建技术交易的标准化契约体系,以非标技术商品的可拆分性为基础,设计权属流转、收益分配和风险共担的通用规则,降低需求匹配和合同执行的成本摩擦。这一制度

重构将“权属争议内耗”变为“流通协同增益”,激活技术要素跨主体、跨所有制流动的市场活力,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高密度、高流通性的技术供给基底。

第二,从行政主导到市场牵引的协同跃升。统一技术要素市场通过构建需求导向型研发机制和产业适配性迭代体系,打通技术转化链条的堵点。通过市场信号反向校准科研评价标准,将技术成熟度、产业化适配性等指标纳入创新效能评估,推动实验室技术向工程化、产品化阶段跃迁。同时,依托产业链需求图谱引导技术要素定向流动,建立技术供给方与产业需求方的动态匹配平台,以柔性化生产组织模式替代传统刚性产能结构,减少企业技术适配的沉没成本和路径依赖。这一逻辑通过供需双侧的深度耦合,将“静态技术储备”升级为“动态创新势能”,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高准度、高响应的技术转化动能。

第三,从地缘分割到开源共生的生态重构。技术标准壁垒与开源生态失序加剧了全球化创新网络的碎片化,引致“标准孤岛”和“开源陷阱”。统一技术要素市场的理论突破在于构建主权分级标准互认与开源可持续治理的双轨框架,破解技术要素全球配置的深层次矛盾。通过主导跨区域技术标准的兼容性设计,推动5G、人工智能等领域核心协议的互操作性升级,以“标准接口开放”替代“技术护城河封锁”,减少企业多版本开发的资源耗散。同时,建立开源技术的贡献者权益保障和商业化反哺机制,通过知识产权共享池和地缘中立性协议,遏制开源生态的政治化割裂。这一逻辑通过标准协同与开源共治的嵌套联动,将“地缘对抗性损耗”转化为“全球共生性增益”,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开放性、可持续的技术迭代通道。

(二)统一商品市场催生需求敏捷响应网络,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1.统一质量体系助力技术价值沉淀

第一,从区域割据到全域兼容的质量基线

统一。统一质量体系通过强制性质量基线统一和差异化分级兼容,确定商品质量价值锚定点。通过制定全域通行的质量安全阈值和性能基准,破除地方保护主义衍生的“技术壁垒”,将分散的区域规则升级为兼容性国家质量框架。同时,允许在统一基线上叠加差异化分级标识,既避免“一刀切”对产业创新的抑制,又为高附加值商品提供质量溢价通道。这一规则重建将“标准割据促成的要素错配”转化为“基线统一支撑的全域流通”,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低摩擦、高兼容的质量基础设施。

第二,从信号失真到信任内生的质量信息穿透。质量信息不对称与认证体系碎片化加剧市场逆向选择风险,形成“柠檬市场”效应与创新激励衰减^[35]。统一质量体系通过构建质量信息穿透性共享和认证互认网络,破解信息孤岛对技术外溢和质量升级的阻滞。通过建立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全链路的公共质量数据库,以区块链存证与智能合约技术实现质量数据的不可篡改性和跨域可溯性,消解区域间质量互认的制度成本。同时,推动第三方认证机构资质互认与信用评级联动,将区域性质量信号转化为全域通行的信用资产。这一协同治理通过信息透明化和信任机制强化,将“质量黑箱”变为“创新白盒”,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高可信、强反馈的质量信号传导体系。

第三,从刚性约束到弹性迭代的质量安全创新兼容。统一质量体系通过建立风险分级监管与动态适应性优化机制,实现质量安全技术创新弹性兼容。基于商品技术复杂度和社会风险等级,划分差异化监管强度和响应速度。对成熟大宗商品实施底线监管以减少合规成本,对前沿技术产品采用“沙盒监管+动态标准迭代”模式,预留技术试错和标准调适空间。同时,依托跨区域监管数据共享和风险预警联动,构建质量安全风险的全局性防控网络。这一动态均衡机制将“监管割裂招致的创新抑制”转化为“安全与创

新的共生增益”,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兼具稳定性和进化力的质量制度环境。

2.统一技术标准增强创新链上下游技术协同

第一,从分立标准到兼容接口的协同效能释放。统一技术标准通过构建全域兼容性技术接口和协议互认框架,以标准化技术接口替代碎片化定制规则。通过定义技术组件的通用通信协议、数据格式和交互逻辑,将商品的技术适配成本从“多对多”的网状博弈简化为“一对基”的线性映射,使企业研发资源向核心技术创新而非重复性适配任务倾斜。这一逻辑通过减少技术协同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将“标准割据下的创新耗散”转化为“接口统一后的协同增益”,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高兼容、低阻尼的技术扩散基底。

第二,从静态壁垒到动态反馈的技术进化加速。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建立技术标准动态协同进化机制,以市场需求和技术突破为双引擎驱动标准迭代。通过构建开放型标准制定参与框架,吸纳企业、科研机构和技术社群共同定义技术基线、预留扩展协议,使标准体系具备“版本兼容性”和“功能可拓展性”。同时,依托全域市场反馈数据实时校准技术标准的适用边界,形成“技术突破—标准调适—市场验证”的进化链路。这一逻辑将“标准分化引致的技术锁定”转化为“动态迭代支撑的创新共振”,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强连接、快传导的技术进化通道。

第三,从被动适配到规则定义的技术主权赋能。全国统一大市场通过内循环驱动的标准话语权积累,重塑全球价值链的技术位势。对内,以超大规模市场为依托,推动自主技术标准在商品端的规模化应用和生态化渗透。对外,通过标准体系的模块化设计和互操作性预留,实现自主标准与国际规则的“非对抗性嵌套”,避免技术脱钩风险。这一逻辑将“标准分化酿成的价值链低端锁定”转变为“规则定义权支撑的链位跃迁”,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高自主性、强外溢性的技

术主权根基。

3.统一消费服务促成供需良性互动

第一,从区域遮蔽到全域共振的市场偏好识别机制。统一商品市场构建全域消费偏好穿透性映射网络,通过跨区域消费行为数据的实时聚合和结构化解析,将分散的消费偏好升维为全周期、多场景的需求图谱。借助人工智能对非结构化需求的深度挖掘,形成需求端与技术供给端的精准语义对齐。这一逻辑通过消解区域信息遮蔽的“需求盲区”,将“碎片化需求误判”转化为“全域化创新靶向”,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高保真、强指向的需求牵引引擎。

第二,从功能分割到价值共生的服务生态重构。统一商品市场建立技术—服务—场景的立体耦合框架,以商品为载体整合跨区域服务资源网络。通过定义服务接口标准化协议和分布式服务节点接入规则,将区域独占性服务能力转化为全域可调用的模块化资源池,实现商品全生命周期服务的无缝衔接。这一逻辑通过弥合“商品技术价值与服务支撑能力”的断层,将“服务割裂导致的市场萎缩”转为“生态耦合支撑的需求扩容”,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技术价值全域渗透的服务赋能基座。

第三,从静态供给到动态共创的需求进化循环。消费服务断层固化供需关系的单向传导模式,企业创新依赖存量需求的“经验外推”,难以激活消费端对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共创动能^[36]。区域市场对消费反馈的封闭式处理和低频迭代机制,诱发技术升级与体验进化间的“速度差”持续扩大。统一商品市场构建需求—供给双向实时进化通道,依托全域消费者参与式创新平台,将消费端的使用反馈、场景洞察与技术端的快速原型验证深度耦合。通过区块链赋能的众创积分机制与智能合约驱动的敏捷响应体系^[37],实现消费诉求向技术改进的“无损耗转化”和“零时差迭代”。这一逻辑通过打破“需求被动适应供给”的单向逻辑,将“服务断层引发的需求僵

化”转变为“动态共创支撑的技术进化”,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自我强化、指数增长的市场需求循环系统。

三、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策略选择

针对全国统一大市场框架下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应通过系统性制度创新打通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堵点,构建“要素自由流动—价值高效分配—流通无缝衔接—需求充分释放”的正向循环体系,推动新质生产力向“全域协同、系统增值”跃迁。

(一)以构建现代市场体制机制实现创新要素自由流动

1.进一步加快统一要素市场建设

在劳动力要素市场层面,要破除制度壁垒,以全国“一卡通”促进劳动力流动。建立全国统一的劳动力权益保障框架,剥离户籍、社保、职称等制度与地域的强绑定关系,推行“一卡通”式劳动力身份认证体系。通过公共服务跨区域无缝衔接、社保权益累计互认、职业资格全国通用等机制,消除劳动者跨区域流动的制度性摩擦。构建以技能为核心的人力资本估值体系,将劳动者的职业轨迹从“属地化身份标签”转化为“可迁移技能资产包”,释放劳动力要素的跨产业、跨区域配置潜能。

在资本要素市场层面,一要设计标准化的跨期流动性支持工具。推出全国统一的技术融资证券化产品,将分散的技术研发项目打包为可交易的标准化金融工具,允许投资者通过份额化持有参与长周期技术投资。开发“技术期权合约”,赋予投资者在技术产业化阶段的优先认购权,缓解长期资本退出的流动性焦虑。同步建立技术估值波动预警系统和动态风险对冲机制,利用衍生品市场平抑技术研发不确定性引发的价格震荡,为跨期资本提供可量化的风险管理锚点。二要施行全域资本流动负面清单和动态校

准。制定全国统一的资本准入负面清单,明确禁止地方通过税收返还、财政担保等非市场化手段扭曲资本流向。建立跨区域资本配置效率监测平台,实时追踪地方产业政策与资本实际投向的匹配度,对“政策补贴驱动型低效投资”实施自动熔断。推动地方政府考核指标从“引资规模”转向“技术外溢效应”,迫使区域竞争焦点从短期资本争夺转向长期创新生态培育。

在数据要素市场层面,一要确立数据分层确权体系与动态权益分割框架。构建覆盖公共数据、企业数据及个人数据的法律确权体系,以“主权归属—贡献确权—授权流转”为逻辑链条,明确数据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的分层切割规则。公共数据通过主权标识和开放清单界定共享边界,企业数据依据数据生产要素贡献度确权,个人数据采用“授权即确权”的契约化模式。同步建立数据权益动态分割模型,支持基于场景需求的权益临时让渡和复合式分配,例如研发协作中数据使用权的跨主体弹性配置,破解权属模糊导致的流通阻滞。二要打通主权分级管控和跨境协同通道。建立数据主权分类分级管理体系,将数据划分为核心主权数据、一般商业数据及跨境协作数据,实施差异化流动规则。核心数据通过国家级数据保险箱实施物理隔离,一般数据依托隐私计算平台限域流转,跨境研发数据则通过“数据海关”机制实施白名单管理和风险评估。设立数据跨境流动“虚拟保税区”,允许企业在安全沙箱内调用国际数据资源,同步部署数据水印追踪和异常熔断机制,既保障主权可控性,又为人工智能、新药研发等全球性技术协作提供合规通道,实现安全治理与生产力跃升的共生共荣^[38]。

2. 搭建适配性生产要素交易平台

在劳动力要素市场层面,一要搭建数字平台,以积分激励培育技术扩散生态。搭建全国统一的技能共享和协作数字平台,集成劳动者技能图谱、行业技术需求热图和职业培训资源库。通过区块链技术实现技能认证的不可篡改性和跨

域互信,鼓励劳动者通过“技能众包”参与跨区域技术攻关项目。建立“流动即增值”的激励机制,对参与跨区域技术协作的劳动者给予技能积分奖励,推动隐性知识如工艺诀窍、操作经验等通过流动实现网络化沉淀和复用,形成“人走技留”的技术扩散生态。二要推行技能梯度定价,以传播网络提升高技能职业的社会认同。建立全国统一的技能价值评估与定价标准,依据技术复杂度、市场稀缺度、战略价值对技能进行分级分类,形成透明化的技能薪酬参照系。通过行业技能工资指导价、技能溢价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引导企业从“成本优先”转向“技能投资优先”。构建技能价值社会化传播网络,依托媒体和社区教育普及技术变革趋势,重塑公众对高技能职业的社会认同,破解“重学历轻技能”的文化惯性。

在资本要素市场层面,一要模块化运作产业链资本聚合平台。依托统一大市场的产业地图和技术图谱数据,构建重点产业链的“资本—技术匹配引擎”。平台按产业链环节拆解技术需求和资本供给模块,通过智能算法实现跨区域资本与技术需求的动态撮合。例如,东部地区的市场化资本可定向对接中西部基础材料研发项目,形成“东部资本—西部技术”的错位协同。同时,设立产业链韧性投资基金,对“卡脖子”环节实施跨行政区的资本集约化投入,破解地方重复建设产生的资本稀释效应。二要疏通跨境技术资本定价的互联互通渠道。推动国内技术交易市场与国际创新资本市场的规则对接,建立技术估值参数转换器和跨境结算通道。允许境外资本通过合格境外技术投资者机制参与国内技术产权交易,同时支持国内技术资产在离岸市场发行标准化金融产品。构建“技术估值缓冲带”机制,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国内外技术交易数据的可信比对与动态校准,弱化地缘政治对技术定价的干扰。通过技术资本的双向流动,倒逼国内定价体系吸收全球创新网络的价值信号。

在数据要素市场层面,一要孕育分布式利益共享与生态反哺。设计基于智能合约的收益分配平台,将数据调用频次、场景价值贡献与外部性效应等参数嵌入分配算法,实现多元主体收益的自动化、透明化分割。设立数据要素流通激励基金,对中小企业数据共享行为实施税收抵扣或算力资源置换,推动数据红利从垄断性囤积转向生态化共享。通过“流通增值—利益反哺”的正反馈,激发中小主体参与数据协同的积极性,形成“数据共建—价值共生”的创新生态。二要实现场景化动态定价与要素配置优化。构建基于人工智能的动态定价模型,量化数据的场景稀缺性、时效溢价及协同价值,形成多维定价参数体系。例如,自动驾驶路测数据按区域覆盖密度差异化定价,金融风控数据依宏观经济波动动态调价。依托全国统一的数据要素交易平台,实时匹配供需热图和价格信号,引导数据向智能制造、生物医药等高附加值领域精准配置,将“静态数据孤岛”转化为“动态要素网络”。

(二)以创新链全链条驱动达成价值高效分配

1. 强化创新链主体支持力度

在劳动力要素市场层面,要倡导建立代际协同创新基金,以弹性就业推进创新协同。推广“平台化用工+项目制协作”的弹性就业模式,允许企业通过全国统一的灵活用工平台按需调用跨年龄、跨地域的技能模块。建立代际协同创新基金,对融合青年技术敏感性和高龄经验沉淀的混合团队给予资源倾斜。重构绩效考核体系,将代际知识传递、跨龄协作成效纳入企业创新评价指标体系,推动组织从“年龄分层管理”转向“能力—经验互补共生”。通过技术接口标准化和操作流程简化,下调高龄劳动者参与新技术应用的入门门槛,实现“机器换人”与“经验赋能”的协同增效。

在资本要素市场层面,要构建多层次、制度化的资本协同体系。建立覆盖“基础研究—技术

开发—产业化”全周期的资本分工框架,明确银行信贷、股权融资、政策性资本等主体的风险偏好和责任边界。银行体系依托统一大市场的信用数据共享平台,开发技术路线可行性评估模型,将知识产权质押、技术现金流预测纳入授信决策体系,培育“技术信用”替代“固定资产抵押”的信贷新模式。股权资本通过全国统一的技术产权交易所实现跨区域募投管退,设立区域性产业母基金和国家级硬科技专项基金,引导社会资本向长周期技术领域沉淀。政策性资本则以“风险补偿池”和“技术保险机制”为抓手,对前沿领域早期研发阶段的资本缺口进行精准注资和风险缓冲,形成“政府兜底风险—市场承接收益”的共担架构。

在技术要素市场层面,要构建技术产权分割框架和交易标准化体系。通过法律框架明确混合产权场景下科研人员、机构与资本方的权益边界,例如职务发明中科研人员的收益权比例、国有技术资产的商业化权益分割规则,破解行政监管僵化产生的“沉睡专利”困局。构建非标技术商品的标准化交易体系,基于技术成果的可拆分性和场景适配性,设计权属流转、风险对冲及收益分成的通用契约模板,降低交易匹配和执行成本。

2. 重视创新链主体价值贴现

在劳动力要素市场层面,一要建立产教动态系统,以校企“双师型”缩短技能应用时滞。构建覆盖全国的“产业需求—教育供给”动态映射系统,实时采集重点行业技术变革数据,生成技能需求预测模型并直通教育机构课程设计端。推动职业教育体系从“学历导向”转向“能力认证导向”,引入模块化课程体系和弹性学制,允许劳动者根据技术迭代节奏自主组合学习单元。建立企业深度参与的“双师型”教学机制,将生产一线的技术痛点转化为教学案例,缩短技能培养和产业应用的响应时滞。二要激活高龄劳动者技能存量,以技能再塑延长技术适应周期。推行“技

能银行”制度,将劳动者的工作经验、非正式培训成果转化为标准化技能积分,支持积分跨企业、跨行业兑换培训资源或职业资格认证。设立“银龄技能交易所”,鼓励高龄劳动者通过导师制、技术咨询等方式向青年群体传递隐性知识,其贡献可折算为养老金补充或荣誉激励。开发适老化技能再塑课程,聚焦人机协作、远程操作等新场景,延长高龄劳动力的技术适应周期。

在资本要素市场层面,要革新技术要素估值框架范式。建立覆盖数据资产、专利组合、技术路权的全国统一估值标准,开发基于技术替代成本、市场渗透率、协同效应等多维度的动态定价模型。设立国家级技术资产评估委员会,制定无形资产确权、分割和交易的标准化协议,推动生物医药管线、人工智能算法等新型资产纳入资本定价体系。同步建设技术价值数据库,积累跨行业、跨周期的技术商业化数据,为资本市场的技术贴现率计算提供基准参照。

在数据要素市场层面,一方面,要推进技术互认体系与语义对齐工程。借助全国统一的数据格式、接口协议及质量认证标准,开发跨行业语义转换引擎,破解异构数据源的“语言壁垒”。通过区块链技术构建数据溯源存证网络,确保跨域数据融合的可信度和一致性,降低数据清洗和整合的技术损耗。例如,工业设备数据与医疗影像数据通过标准化转换协议,可在智能诊断场景中实现无损对接,释放多源数据协同创新的乘数效应。另一方面,要革新嵌入式安全基座与隐私计算范式。集成联邦学习、同态加密和差分隐私技术,构建“数据可用不可见”的安全基座。通过去标识化算法的场景自适应优化,在保障敏感信息隐匿性的同时,最大化数据效用价值。例如,医疗科研机构可在加密环境下调用跨区域患者数据,实现疾病模型训练与隐私保护的双重目标,破局“安全—开发”的零和博弈。

在技术要素市场层面,一要建立需求导向型研发评价与动态匹配平台。以市场信号反向

校准科研评价标准,将技术成熟度、产业化适配性、市场渗透率等指标纳入创新效能评估框架,推动实验室技术向工程化、产品化阶段快速迭代。依托产业链需求图谱构建技术要素动态匹配平台,通过智能算法解析产业场景痛点和技术创新热点的时空分布,引导技术成果向智能制造、绿色能源等高附加值领域精准流动。以柔性化生产组织模式替代传统刚性产能结构,通过模块化技术集成和快速试错机制降低企业技术适配的沉没成本与路径依赖,实现技术供给与产业升级的深度耦合。二要推进主权分级标准互认与开源治理机制。主导跨区域技术标准的兼容性设计,推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核心协议的互操作性升级,以“接口开放”替代“技术护城河封锁”,减少企业多版本开发的资源冗余。建立开源技术的贡献者权益保障机制,通过知识产权共享池和地缘中立性协议,平衡开源社区的技术普惠性和商业化反哺需求,遏制政治化割裂倾向。同步实施技术主权的分级管控,对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技术实行“白名单”流动限制,而对基础研发类技术则通过“技术保税区”等机制开放跨境协作。

(三)以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推进技术流通迁移无缝衔接

1. 标准化市场基础制度规则

在统一质量体系层面,要全域强制质量基线分级化升级。建立国家质量安全阈值与性能基准的立法框架,强制统一食品、工业品等核心领域的质量准入标准,消除地方保护主义衍生的“低标准入”漏洞。通过跨部门协同制定《质量基线分级目录》,将通用质量要求如安全耐久性、环保指标等列为强制性基线,同时允许行业基于产品特性叠加“绿色认证”“智能分级”等差异化标识。例如,对家电产品统一能效基线后,开放企业申请“超一级能效”“静音分级”等增值认证,形成“基础合规+高标增值”的双层质量体系。依托全国质检机构联网平台,实现企业自检报告、第三

方抽检数据的实时核验和跨区域互认,压缩跨区域流通的重复检测成本。

在统一技术标准层面,要推进全域兼容性技术接口的强制性升级和协议互认。建立国家级技术接口通用协议库,强制统一核心领域如工业设备互联、物联网数据交互的底层通信协议、数据格式及交互逻辑。例如,针对智能家居设备制定统一的无线通信协议,要求所有厂商在硬件接口层嵌入标准化模块,确保跨品牌设备的即插即用能力。同时,推动跨行业协议互认,如将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通信协议与电网调度系统接口打通,消除跨领域技术适配的冗余开发。通过立法明确技术接口的合规性门槛,对不符合统一协议的商品实施市场准入限制,倒逼企业将研发资源从“适配多版本”转向“深耕核心技术”。

2.接轨国际市场主流标准

在统一技术标准层面,推行自主技术标准的内循环规模应用与国际嵌套策略。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为试验田,强制重点领域如新能源、工业软件优先应用自主技术标准。例如,推动国产工业互联网平台标准在制造业全链条的渗透,要求政府采购、国企项目优先采用符合自主标准的技术方案,形成“市场应用—技术优化—标准成熟”的内生闭环。对外推行标准模块化拆解策略,将自主标准分解为核心模块和兼容模块:核心模块如加密算法保持自主可控,兼容模块如数据接口主动对接国际主流标准,通过“非对抗性嵌套”减少海外市场进入壁垒。同时,主导新兴领域国际标准工作组的议题设置,将国内成熟标准转化为区域性多边协议,渐进提升规则定义权。

在统一消费服务层面,要搭建服务接口标准化和模块化资源池。制定消费服务全链条接口标准协议,覆盖售后支持、定制化服务、场景化解决方案等环节,统一服务节点的接入规则和交互逻辑。例如,定义智能家电售后服务的标准接口如远程诊断协议、配件供应流程,允许第三方服

务商通过标准化模块接入品牌服务体系,形成跨区域、跨品牌的服务资源池。尝试建立国际化分布式服务节点认证机制,对符合接口标准的服务商开放技术培训、工具共享和订单分发权限。通过区块链技术记录服务履约质量,构建服务商信用评级体系,实现“一次接入、全域调用”的模块化服务生态,支撑商品技术价值的全生命周期释放。

(四)以市场信号有效识别促进创新需求动能充分释放

1.确保创新方向的动态校准

在统一质量体系层面,要构建全链质量信息穿透性信用网络。整合生产端质量溯源、流通端检测验证、消费端反馈评价数据,搭建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国家质量信用平台。为每类商品生成唯一质量身份码,集成原料来源、生产工艺、质检记录等全生命周期数据,支持消费者扫码获取不可篡改的质量档案。推动第三方认证机构接入平台信用评级体系,对认证机构实施“跨域服务能力+信用履约记录”双维度考核,淘汰区域性低质认证服务。建立质量信用奖惩联动机制,对连续三年信用评级 AAA 级企业开放“免检直通”绿色通道,对失信主体实施全国联动的市场禁入和融资限制,倒逼质量信号真实穿透。

在统一技术标准层面,要构建动态协同型技术标准迭代机制。成立开放式技术标准动态委员会,吸纳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科研院所及技术社群代表,按技术领域划分工作组,建立“基线标准+扩展协议”的弹性框架。例如,人工智能领域在统一算法安全基线的基础上,允许企业通过扩展协议申报专用模型架构,经委员会评估后纳入标准补充附件。同步搭建标准实施反馈平台,实时采集企业应用问题和市场性能数据,触发标准版本滚动更新机制。针对颠覆性技术设立前瞻性标准沙盒,预留技术演进接口,确保标准体系与创新需求节奏同频共振。

在统一消费服务层面,要构建全域消费行

为全面化解析平台。建立全国统一的消费行为数据中枢,通过跨区域、跨场景的消费记录实时聚合和结构化解析,形成动态更新的需求图谱。依托人工智能技术对非结构化消费行为如社交媒体互动、在线评论进行语义挖掘,提炼潜在痛点和长尾需求。例如,针对智能家居领域,通过解析不同区域用户对设备互联、能源管理、隐私安全的差异化诉求,生成全域需求热力图,反向指导企业优化产品功能布局。同步建立需求图谱与研发端的直连通道,支持企业按地域、年龄、场景等多维度筛选需求标签,将模糊的“市场猜测”转化为精准的“技术攻关清单”,实现创新靶向的精准校准。

2. 激发需求侧创新内生动力机制

在统一技术标准层面,要施行风险分级监管沙盒与动态标准迭代机制。按技术成熟度和公共安全风险建立四色分级监管体系:对传统民生商品如日化用品实施底线监管,仅要求符合强制基线;对新兴技术产品如智能家居启动“黄标沙盒”,允许企业在备案试验区开展技术验证,同步制定动态适配标准;对高风险领域如生物医药实行“红标严控”,前置专家伦理审查和全链条追踪;对前沿颠覆性技术如量子计算材料设立“黑标特区”,采用“技术可行性承诺+阶段性安全评估”的容错机制。建立国家质量标准动态委员会,按季度采集产业技术升级数据,对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高速迭代领域实施“标准版本号管理”,支持企业通过标准共研通道提交技术参数优化提案,缩短标准更新周期。

在统一消费服务层面,要创建消费者参与式敏捷创新众创平台。搭建开放型消费者共创社区,整合虚拟现实原型体验、需求众筹投票、实时反馈追踪等功能模块。消费者可通过场景化沙盒模拟产品使用过程,直接标注体验痛点或提交功能优化建议,形成“需求—原型—验证”的迭代链路。例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用户可基于实际驾驶场景提出智能座舱交互逻辑的改

进方案,企业通过低代码开发工具快速生成原型并回传社区进行体验投票,筛选高票需求进入工程化开发。同步构建智能合约驱动的敏捷响应机制,对消费者贡献的创新方案自动触发知识产权登记、收益分成和迭代优先级排序。通过众创平台将消费者从被动接受者转变为技术进化的共谋者,激活需求侧对新质生产力的价值共创势能。 **Reform**

参考文献

- [1] 孙雅慧,时省,彭飞,等.研发补贴与渐进式创新锁定:基于机器学习的专利文本分析[J].经济研究,2024(11):89-105.
-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001).
- [3]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4] 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J].经济研究,2007(7):36-50.
- [5] 宋马林,金培振.地方保护、资源错配与环境福利绩效[J].经济研究,2016(12):47-61.
- [6] 彭远怀.政府数据开放的价值创造作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视角[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9):50-70.
- [7] 刘志彪.全国统一大市场[J].经济研究,2022(5):13-22.
- [8] 刘志彪.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思路与重点举措[J].改革,2022(9):54-65.
- [9] 马文武.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理论逻辑与现实意义[J].经济学家,2022(9):5-16.
- [10] 刘志彪,孔令池.从分割走向整合:推进国内统一大市场建设的阻力与对策[J].中国工业经济,2021(8):20-36.
- [11] THESMAR D, THOENIG M.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firm organization choice[J]. The

-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0, 115(4): 1201-1237.
- [12] 叶兴庆.迈向 2035 年的中国乡村:愿景、挑战与策略[J].管理世界,2021(4): 98-112.
- [13] 余泳泽,胡山,杨飞.国内大循环的障碍:区域市场分割的效率损失[J].中国工业经济, 2022(12):108-126.
- [14] 徐国庆.智能化时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转型[J].教育研究,2016(3):72-78.
- [15] 裴玲玲.科技人才集聚与高技术产业发展的互动关系[J].科学学研究,2018(5):813-824.
- [16] 柏培文,张云.数字经济、人口红利下降与中低技能劳动者权益[J].经济研究,2021(5): 91-108.
- [17] 余泳泽,刘大勇.我国区域创新效率的空间外溢效应与价值链外溢效应——创新价值链视角下的多维空间面板模型研究[J].管理世界,2013(7):6-20.
- [18] 刘海兵,刘洋,黄天蔚.数字技术驱动高端颠覆性创新的过程机理:探索性案例研究[J].管理世界,2023(7):63-81.
- [19] 余泳泽,潘妍.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服务业结构升级滞后并存之谜——基于地方经济增长目标约束视角的解释[J].经济研究, 2019(3):150-165.
- [20] 沈立人,戴园晨.我国“诸侯经济”的形成及其弊端和根源[J].经济研究,1990(3):12-19.
- [21] 刘涛雄,戎珂,张亚迪.数据资本估算及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基于数据价值链的视角[J].中国社会科学,2023(10):44-64.
- [22] 申卫星.论数据用益权[J].中国社会科学, 2020(11):110-131.
- [23] 龚强,班铭媛,刘冲.数据交易之悖论与突破:不完全契约视角[J].经济研究,2022(7): 172-188.
- [24] 蔡跃洲,马文君.数据要素对高质量发展影响与数据流动制约[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64-83.
- [25] 聂力兵,龚红,赖秀萍.唤醒“沉睡专利”:知识重组时滞、重组频率与关键核心技术创新[J].南开管理评论,2024(8):86-97.
- [26] 吴晓波,邵貽玥,林福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死亡之谷”的路径机制[J/OL].科学学研究. <https://doi.org/10.16192/j.cnki.1003-2053.20241219.002>.
- [27] 寇宗来,孙瑞.技术断供与自主创新激励:纵向结构的视角[J].经济研究,2023(2):57-73.
- [28] 王雄元,徐晶.放松市场准入管制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吗?——基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试点的准自然实验[J].金融研究,2022(9): 169-187.
- [29] 陈林,朱卫平.创新、市场结构与行政进入壁垒——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熊彼特假说实证检验[J].经济学(季刊),2011(2): 653-674.
- [30] 林建浩,赵子乐.均衡发展的隐形壁垒:方言、制度与技术扩散[J].经济研究,2017(9): 182-197.
- [31] 张杰,白钊瑞.中国高校基础研究与企业创新[J].经济研究,2022(12):124-142.
- [32] 余泳泽,胡鹏.新基建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改革,2023(10):14-29.
- [33] 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中国经济增长的低效率冲击与减速治理[J].经济研究,2014(12):4-17.
- [34]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产业链链长的理论内涵及其功能实现[J].中国工业经济,2022(7):5-24.
- [35] 陈艳莹,李鹏升.认证机制对“柠檬市场”的治理效果——基于淘宝网金牌卖家认证的

- 经验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7(9):137-155.
- [36]黄群慧,盛方富.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J].改革,2024(2):15-24.
- [37]李勇建,陈婷.区块链赋能供应链:挑战、实施路径与展望[J].南开管理评论,2021(5):192-201.
- [38]任保平,迟克涵,林琳.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安全体系的构建路径与政策支持[J].江汉论坛,2025(1):28-36.

The Internal Mechanism and Strategic Choices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YU Yong-ze ZHU Zi-zheng LIU Xiao-xiao

Abstract: Building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develop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promot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Based on both the supply and demand side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ractical constraints of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from two dimensions: factor market segmentation and commodity market segmentation. At the factor market level, labor factor market segmentation weakens the accumulation of specialized human capital, capital factor market segmentation is not conducive to efficient capital allocation for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data factor market segmentation weakens the data multiplier effect, and technology factor market segmentation can easily hinder the diffus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technology. At the level of the commodity market, the parallel implementation of multiple quality systems hinders the accumulation of technological value,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echnological standards hinders the collaboration of upstream and downstream technologies in the innovation chain, and the disruption of consumer services leads to an imbalance in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hrough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lies in: building a modern market system and mechanism to achieve free flow of innovative factors, driving the entire innovation chain to achieve efficient value distribution, promoting seamless transfer of technology circulation through high standard connectivity of market facilities, and effectively identifying market signals to promote the full release of innovation demand momentum.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ational unified large marke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责任编辑:罗重谱)